

聖

武

記

聖武記附錄卷十三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事功雜述

承平日久文臣有吏才者未必有邊才故將相之任兼長爲難雍正西征之役大學士張廷玉力主出師薦傅爾丹爲帥而敗此不當進而進者阿逆之叛陝甘總督劉統勳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詔逮斥之不逾年而王師電掃西域此不當退而退者惟鄂爾泰當雍正中奉命巡視西疆歸奏賊未可遽滅宜養兵待時遂允準夷請和之議傅恒當乾隆中阿逆來投力主用

間進兵機不可失。蓋二臣皆身歷戎行。曉洞賊情。故動中窾會。非書生臆測所及。若魏象樞亦國初儒臣。乃以檄藩請誅明米二臣謝叛逆。以地震請誅索相應天災。且請招撫三藩。引七旬干舞。而有苗格使用其言。大事幾去。又楊名時張照皆文學名當代。而力主棄已闕之苗疆。撓改土歸流之成績。智等觀場見同坐井。故用違其材。自古所嘆。然則本朝漢文臣知兵者誰乎。曰

魏裔介。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極陳滇黔蜀粵邊地。今將滿兵遽撤。一旦有變。鞭長莫及。荆襄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控制。無事以消奸宄竊伺之心。有事以扼

四方水陸之要此先事之識一也耿逆叛閩時編修李光地家居蠟丸告變請大兵由汀洲間道入閩及鄭逆未平又排羣議力決臺灣必可取此臨事之識二也武進劉於義以文臣受知世宗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此任事之材三也

康熙中名將推趙良棟王進寶二人皆有不可及者如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子材武可勝副將十八年吳三桂死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子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寧禽渠殲敵

詔擢用子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進寶內舉不

避親用予不負所舉與

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

善至破滇之役則趙良棟首功諸將爭取子女玉帛良棟獨戒所部毋入城秋毫無犯又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良棟獨蒙操守廉潔之獎良棟初與進寶互訐聖祖擲還其疏謂其爭功忿嫉無大臣之度然婦女無所幸財帛無所受則有古大將風矣

國朝以少擊衆立功者康熙中游擊潘之籌以兵二百敗厄魯特數千於哈密雍正中副將韓勛以兵四百破

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  
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於巴里坤乾隆中兆惠以兵千  
六百自伊犁轉戰至巴里坤又以兵四百敵霍集占兵  
三萬於黑水營皆蒙

列聖優褒宣示中外而康熙

五十四年哈密之役聖祖諭言當此承平休息兵

革之時乃能倉卒間以少擊衆奮勇直前此皆綠營將  
士感戴朕恩皆有捐生敢死之心游擊潘之籌臨陣左  
手弓右手刀歡呼而出視賊蔑如同子厄魯特無不贊  
服尤漢人所難得後屢立功青海雍正初擢總兵入覲  
時命叩謁景陵賜賚甚厚旋授固原提督

耿逆叛閩編修李光地家居安溪於康熙十四年遣使  
閒道獻蠟丸密疏曰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逆亦并  
命於漳湖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接壤其守賊不過千  
百疲卒王師若惟於賊重兵處鏖戰而不出奇擣虛非  
計也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湖連廣東此三万各  
有大軍守禦足以制賊宜別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  
詐爲援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計程七八日可  
達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賊方  
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橫貫其腹則三路賊不戰自  
潰且可解漳州黃芳度之圍其小路崎嶇宜鄉兵在大

兵之前步兵在馬兵之前庶萬全無失 詔寄康親

王軍中施行會大兵已入關而止十七年六月劉國軒  
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各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  
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時以待讀學士居父憂  
在籍使人泗水關入告以援兵卽至遣使迎寧海將軍  
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在漳州值江漲  
長泰大路阻隔光地使人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又令  
鄉勇闢險修橋備餉以待遂達泉州而吳興祚楊捷之  
師亦已自萬安橋轉戰入賊遁入海及賊守臺灣朝議  
以風濤不測皆不主用兵獨光地以爲必可取並薦水



師將施琅可用卒以成功爲本朝文臣知兵者之最惟  
耿逆猖獗時編修陳夢雷亦在福州爲賊迫脅光地使  
其叔父潛詣夢雷探賊消息具得虛實及王師入閩光  
地蒙優禮而夢雷被逮至京下獄光地始出疏救之夢  
雷以光地不早白之於親王發憤作書絕交其書洋洋  
萬言亦至今爲閩人傳誦

武進趙氏翼著

皇朝武功紀盛八篇准緬甸一役

親在行間見最確敘述勃勃有生氣且將軍明瑞已  
死戰功不

上聞而獨見於此記尤足補奏牘所未

備前記中已略采之尙有未盡者今補錄於此曰緬賊

自章子壩與我兵相接後無日不襲我於歸途我兵之  
撤同必先以一軍迎戰以一軍退至數里成列以待而  
後撤同先戰之軍使列以待者又出戰如是更番迭代  
日凡十餘次故每日僅行二三十里自章子壩至小猛  
育二千里之地六十餘日始至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  
後繼賊隨處可取糧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象馱一礮而  
我兵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苦時槍礮聲如百萬爆竹  
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  
其中又有蠻化之捷明瑞每晨起卽躬自督戰且戰且  
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

一鬪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餘明  
瑞體卹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極  
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  
未破懼無以返命雖 上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  
路阻不得達故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  
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自達然後  
自以身殉方軍勢日蹙時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  
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  
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庶賊知所畏憚而後來  
亦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徒死者可同

日語矣。然明瑞雖死，緬人不知。餘威猶震。四月中卽歸。俘卒賫貝葉書求和。時兩阿公皆爲將軍，同在一營。余忝參戎幕。距將軍殉節時，不過數月。滇民及從征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惜將軍已沒，戰功不及奏。天下無由知。故詳述所聞，以彰勞臣之烈。

將材半由閱歷，半由天授。圖海於順治初爲中書舍人。世祖幸南苑，圖海負寶以從。上見其舉趾嚴。

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果立西征之積。明亮少時尙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

東陵道路積潦。昇夫皆憚行。明亮躬行泥淖嚮導。昇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伍整肅如行軍。王喜歎曰。吾婿將材也。後果立金川湖北之功。海蘭察爲侍衛。與蒙古郡王巴圖相善。各有駿馬。扈蹕木蘭。王欲易馬而騎。海不可。王笑曰。予夜將使人篡取之。何如。是晚王遣人至。見駿馬獨立荒原。蔽草潛騎之去。忽聞窟中人語曰。寄語而王。吾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備之夜半。忽聞帳外呼曰。盜馬者遁。俄而各帳齊呼捉賊。聲如崩岳。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海潛至帳後。使從者羣呼。及守者出視。而海公已乘馬行。

矣次日相見歡飲竟以馬贈之蓋服其智也此與太平  
廣記柴紹盜馬事暗合海不讀書而機警天授豈僅趨  
勇絕人哉

兵貴紀律正也有時欲鼓士氣則虜掠而亦捷兵法有  
死無走正也有時以退爲進則全軍亦爲功康熙三藩  
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 詔選八旗

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海赴德勝門外教場閱畢卽  
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悉不問不數  
日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  
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於此衆踴躍無不一以當

百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宣府等地糧稅以卹邊氓蓋以烏合輿僇之衆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所謂驅市人而與戰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賞也非此者幸毋籍口金川木果木之役溫福剛愎自用頓兵數月不設備額駙色布騰統領伍岱海蘭察皆謂之不聽賊潛師攻我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蘭察初對陣卽詫曰雲氣已頽散不可戰也余馬首欲東與諸公相期于美諾可也遂突圍去我潰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索橋擁擠崩斷墜水死者千計海蘭察與明亮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嶺間遣人招集收得數千衆甫

定適有持銅匱傾水者誤落地鏗然潰兵驚曰追賊至矣羣起東去斬之不止其喪膽如此故明亮復與阿桂收兵養銳逾二載軍心始振此偏裨值驕帥陷絕地故不得不全身以圖後效非此慎毋藉口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知其將材不知其相業如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餉則預慮名糧增兵之耗費皆關係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爲乾隆名臣之冠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



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阿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輒不樂爲用。征臺灣時。福康安待以前輩。趨拜下風。海始爲之盡力。一戰破賊。卽日抵嘉義城。人以爲自天而降。後征廓爾喀。則福康安驟勝而驕。復諫自用。逾橋之役。微海救幾全軍覆沒。及旋師西藏。福康又留連酣宴。月餘不行。海屢誚之。大相牴牾。歸不匝月而卒。海公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聽弓弦知賊馬之衆寡。嗅

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他人所不能學。嘉慶初黔楚苗變。海公先歿。福康安遂束手無能爲。故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不獨霍去病有天幸也。

寧古塔以東沿混同江兩岸之人。皆參戶。貂戶。珠戶。隸打牲烏拉總管。專司采捕之事。不編入滿洲佐領。康熙中曾調其壯丁一千征準噶爾。自後始設額兵千名。世食糧缺。而額勒登保起家珠軒戶。乾隆中以騎射挑入侍衛。隨征廓爾喀。臺灣。屢立戰功。嘉慶初年平定苗疆。經略三省。敎匪封威勇侯。功績已具前記。尙有奏牘所不能詳者。曾聞諸楊果勇侯芳曰。額侯耿介嚴毅。笑比

河清其追覃加耀林之華於湖北之黃柏山芭蕉山朱履寨終報寨皆萬山之中地險糧足圍攻輒月餘購降賊乘晦霧破之而賊又他遁一載中力撲窮追賊聚兵分賊逸兵勞終以曠日老師被議削爵及三年圍羅其清於大鵬寨官兵立營山腹賊黨羅其書衆數千截我後路扼餉運額侯分兵同擊賊據堡力拒忽援賊五百餘由山後繞襲麾下額侯勒馬橫立一矢洞賊胸背率親兵百人齊壓退賊次日擊走羅其書通餉運合圍大鵬寨賊犯總兵朱射斗營開壁大戰殺賊二千賊走據青岡山樹柵拒險侯有鑑於黃柏山芭蕉山故幟偪柵

急攻使賊不得修備持久侯距棚不及一矢席地而坐  
總兵楊遇春督官兵囊土立營冒賊鎗礮死者死生者  
生壘立就諸營繼之連夜攻擊賊不能支復竄遂風寨  
據廢堡死拒無水無糧參贊德楞泰亦至會攻勢在垂  
克不然亦必飢渴而死薄暮侯忽傳令撤圍初更賊傾  
巢潰遁侯遲至黎明始督兵馳追未三十里及賊逃竄  
過半追殺三十餘里至方山坪賊盡解散遂獲羅其清  
於石穴其竄散萬衆三日間盡爲兵民禽獻是役也賊  
趨絕地咸謂可坐待其斃侯以困獸猶鬪黑夜中萬衆  
死哭我兵豈免受創旣遠近無他賊故開網縱之候其

解散飢疲就縛如探囊中物。雖武侯七縱七禽，不是過也。旣而德參贊往擊徐天德，額侯馳擊包正洪，扶病冒雨殺賊千計。旋探知蕭占國、張長二賊萬餘據黃土坪，其地南臨大江北，倚觀音山，蜿蜒百餘里，東出三十里爲城隍廟，西退六十里爲雞猴寨。侯命朱總兵繞雞猴寨截其走路，而自率楊遇春以大兵襲攻城隍廟。賊果敗走，朱總兵據險邀之。左右懸崖，賊無走路，每二三百亡命衝突出者，積至千百，復回攻。及大軍追至夾擊賊，斬賊大半。賊先後逃出三四千，下山越溝喘息時已薄暮。侯下令曰：「賊憊且飢，不及此滅之，夜必狂奔。」又勞追

剿我軍雖勞能賈餘勇者受上賞軍士皆奮夜圍賊於石岡偏下懸崖生禽四千餘衆斬張長庚蕭吉國亦有雖髮冒難民以免者數百投入冷天祿賊黨訴額侯兵威之可畏冷天祿曰我屯安樂坪曾破勒經略兵數萬誰敢正眼窺我旣額參贊軍不遠我止選先鋒八百往生禽之遂行額侯令楊遇春潛繞出其後而穆克登布兵二千據人頭堰以待自率大隊攻其中路以索倫勁騎旁衝之賊聚驍騎決死戰冷天祿斃於箭次日復追及其大隊萬餘於石笋河破斬大半旬日連殄三賊遂奉

旨授經略五年剿楊開甲大隊於洋縣之茅坪

賊據山巔勢險峻。侯先遣兵繞出賊營左右。而大兵三路進攻。繼率大隊挈大礮。步步爲營策應而進。其三路之兵誘賊至大隊前五百步外。大礮擊之。五七十步外。銃矢合擊之。戰方酣。旁山伏兵已繞出賊後。乘高下壓。前後夾擊。禽斬千餘。楊開甲授首。嘗謂諸將曰。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鏖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故凡追躡必窮所向。不使賊得憩息。距賊二三十里。稍休兵力。夜半馳進。黎明掩擊。如賊知兵追集。隊拒敵。則繞道邀之。迎面遇賊。則設伏擊之。師行

整隊嚴備常如臨敵故或倉卒遇賊後隊未集即以前  
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如箐谷限於地勢則分隊  
迭入層層接應高山峻嶺則分路旁攻前後布置每宿  
必四路哨探以備不虞又有楊公遇春朱公射斗爲左  
右翼用能所向克捷其設伏夾擊之戰如黃土場羅其清  
百里趨利之戰如雲臺鋪徐天德取勢之戰如石笋河徐天德  
繞擊之戰如人頭堰徐天德嚴備之戰如大安槽徐天德  
德參贊颺發電舉而額經略節制山立謀勇相資卒戰  
難豈偶然哉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時供言



官偏民反

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

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由貴州拔貢生令於蜀得民心凡教匪所至清輒身入其營諭降賊皆不加害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初嘉慶元年宜綿督四川時使清招撫王三槐三槐隨清至宜綿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清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爲清部民德清清望之卽大哭羅其清亦哭卽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清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恭復遣帳下導清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蟒服

翎冠踞座清望之拱手亦卽下座東西抗禮語多桀驁然亦終不害清翌日清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羅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清赴賊營招撫時清已擢兵備道矣三槐恃前此出八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保乃令前隨劉清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乃詣軍門勒保俘報大捷劉星渠亦乘亂衆中逃出惟都司某被殺清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餘散遣歸農然清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其所練鄉勇亦最敢死嘗破羅其清冉文儔於方山坪破王

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  
斬獲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入營撫賊出營殺賊  
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嘉  
慶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  
劉清稟請防守潼河魁倫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  
及賊渡潼諉罪於清 上素知清不之罪也以其廉

介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知州劉佳琦詭報河運爲陸  
運冒餉巨萬勒保奏其與劉清齊名川民稱二劉擢佳  
琦知綏定府清先後剿撫川賊勞烈甚著事平擢四川  
按察使勒保劾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改山東鹽運使

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蠢動山東曹州賊應之巡撫同  
興不敢發兵清力爭三日始從其請卽以清將兵承平  
日久兵習宴安步行四五十里卽足腫清乃自躡草屨  
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動叩首請清騎馬誓以  
死殺賊時賊皆烏合清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所向披靡  
一戰於定陶之髣山再戰於韓家廟三戰於扈家集山  
東賊先後破斬殆盡時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清策  
應云事平授山東布政使清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  
錢穀自奏請改武職於是改授登萊鎮總兵論者謂清  
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方面而改武有國士

風道光初卒。惜未見其行狀。

嘉慶道光中。漢人武功之燦莫如楊昭武侯。遇春其戰功已見川楚畿輔回疆諸記。及身後行狀出。有大不可解者。言經略額勒登保先授三省經略。旋以剿辦教匪遲延革去經略。帳下健兒皆思散去。惟遇春慷慨泣留。衆皆感動。復歸麾下。卒以成功。考額勒登保自嘉慶四年在川東。一旬三捷。連滅劇賊。簡授經略。嗣後至七年。戡定凱旋。并無革去經略之事。此在方略。萬目共覩。惟前此平苗封侯。及剿湖北覃加耀黜爵。其時不但非經略。且尚未參贊也。豈悞以黜侯之事爲革經略乎。行狀

又稱遇春惟受知於福康安至額勒登保則未嘗爲遇春請一階半級云云考福康安沒於苗疆時遇春尙止副將及從征川楚而總兵而提督而輕車都尉世職皆額勒登保經略時事且額勒登保於嘉慶五年奏言增兵非難選將爲難目前諸將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又與參贊那彥成德楞泰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慶成二人與經略參贊五路剿賊故自五年以後遇春常以提督別領偏師追賊秦隴遂有連禽王廷詔高天德馬學禮之功是經略所保奏獨當一面者惟遇春一人遇春一生立功亦莫大於川楚國土遇

我文欽授我而從以一階半級效末弁之拔擢驚駘之  
駕馭乎遇春初從福康安征苗時僅守備故得一歲數  
遷及從額勒登保官已提鎮母可復加故每一戰捷額  
侯輒擢其弟逢春一職由微弁數載拔至副將優其子  
弟獨非所以報其勛勞乎初乾隆六十年苗變圍松桃  
廳方急松桃距正大營六十里距嗅腦營二十里福康  
安令副將嵩舒以兵三千由嗅腦援松桃山險寨密不  
敢進其正大營至松桃山南三十里新寨麥地亦皆苗  
藪遇春請以四十騎出新寨麥地出其不意而大軍隨  
後福康安壯之立賞孔雀翎加都司銜遇春徑穿各寨

隨撫隨進。聲言大軍卽至。羣苗松桃城外四山各賊望見援兵至。皆驚遁。翌日大軍遂抵松桃。繼復攻克土空蘭草坪。解永綏廳之圍。奏賞巴圖魯勇號。復隨御前

侍衛額登保。擣黃瓜寨賊巢有功。擢游擊。嘉慶元年正月。隨額勒登保攻賊茶山。賊圍官兵於土壘。絕我歸路。遇春衝圍奪據對山。連克石卡木柵。拔出官兵。福康安命其弟外委楊逢春。懷四川普安營參將印授之。隨連克賊寨。遂復乾州。擢廣東羅定協副將。而福康安卒。自後遇春每出師前夕。輒夢福公者。此也。遇春又夢神授以黑旂。故每戰賊望見黑旂。卽知爲楊家軍。方王三槐



既禽後川賊徐天德最悍額勒登保擊敗之於平井舖  
追攻深入三四十里至大安槽兵賊鏖戰如鼠鬪穴遇  
春獨於起營未十里卽據險修濠牆立營未幾勁賊千  
餘果繞攻後路遇春以數百人拒戰竟日薄暮大軍層  
層捲撤回營始并力擊卻是日微遇春力大軍幾前後  
受敵旋破之於鶴游坪又合參贊德楞泰軍破之於雲  
臺舖於是德參贊追徐逆而遇春從額勒登保擊包正  
洪於廣安州賊方奪舟將渡渠河遇春追及擊斬千有  
五百賊走仁市舖遇春繞出其前大敗之時額侯病留  
達州聞捷卽豁然自督大隊至進兵靖邊寺賊遁黃土

坎窮感甚而總兵朱射斗以蕭占國張長庚二賊自體  
中合想營山告急遇春從額勒登保赴之而屬渠縣鄉  
勇防渠河會晨霧河流黯澹如戈馬聲賊數路盡渡渠  
河鄉勇數百殲焉包賊遂復熾時朱楊兩鎮之兵諸大  
帥倚如左右手每急數百里外必調赴賊未滅復被檄  
去轉戰長壽達州太平開縣連殲蕭占國張長庚冷天  
祿諸賊晝夜奔逐無暇兼顧五月遇春追張子聰戰大  
黃山周家溝屢斬獲賊遁楊家山與他賊合層層設伏  
騎步相間我兵深入重地四面皆賊士皆失色遇春大  
呼陷陣酣戰三時斬賊千張子聰遁走陝是時賊冉天

元最悍十一月經略額勒登保剿之於蒼溪時遇春長左翼長穆克登布長右翼經略以冉天元善戰非他賊比令兩翼合力盡銳擊敗之再分隊邀截而穆克登布與遇春議不合先三日卽分兵馳出賊前迎擊城隍廟賊出奇兵斷其後路幾殆賴山寨鄉勇出壘援救始突圍出護軍統領春寧受傷幾死復追至蒼溪之老虎垭遇春兵據山半穆克登布據山巔左右層崖賊無出路奮死衝入穆克登布之營右軍奔潰副將王清弼據險斷後隱身危崖手刃四十餘賊刃折復奪賊矛殺賊二十餘賊麾退其衆改烏銃攢擊斃之都司鄭振貴以兵

二百扼險力拒矢銃旣盡爲賊銃傷過半先後亡副將以下數十賊旣敗右翼軍復回攻左翼於山下遇春據廢寨朽牆力拒賊黑夜乘高下壓我兵擲草炬山下照耀如晝以勁弩射之終夜飛鏃有聲矢垂盡而天曙賊遁遇春與阿哈保追及巴州乘雨襲之又敗諸方山坪自後兩翼長益不相能額勒登布恐其僨事乃令遇春出營領隊穆克登布舉副將喜明代之軍中皆不服乃復令遇春長左翼行狀謂遇春不見悅於經略者殆以此嘉慶五年後額勒登保遂令兩翼長各爲一路穆克登布追伍金柱伍懷志於秦隴南山楊遇春追高天得

馬學禮王廷詔於棧道其後高馬三賊爲遇春一晝夜  
馳四百里所禽伍金柱亦爲遇春乘夜夾攻所殪而穆  
克登布卒以輕敵死於賊遇春治軍最整每行數里必  
齊隊雖倉卒衆寡不敵未嘗少卻平日椎訥若無能遇  
賊輒心開機謀神中未嘗學輒閤合古法嘗追王士虎  
於報曉埡士虎故川中劇盜專刦寨砦夜行曉伏每晦  
夕騰入民寨潛殺擊柝更夫奪門屠戮攻衕則鼓烟熏  
穴茶毒無算然專避大軍遇春以三更往捕適賊由他  
路出襲大營衆欲同救夾攻遇春不可卽伏巢俟其歸  
全數禽斬五年鎮安之戰王鴻儒劉永恭劉開玉四千

餘賊長驅入山遇春繞出其前以兵塞大小中溪而伏兵南面山嶺經略追賊至賊見溪口有兵卽旁趨南山伏兵自巔突出賊捲跌而下大軍合蹙諸山溝全隊殲焉其剿苟文潤也賊鋒銳甚遇春首進參贊德榜泰繼之賊壓山而下勢若建瓴萬衆驚退遇春據溝力拒賊矛齊偪馬首遇春震威一叱衆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壕殺退衆以爲神又一日料賊必循山出朝陽民寨虜糧勁兵盡伏寨中以待僅畱鍋帳兵守空營距寨三里乃賊不趨寨而竟偪空營僅隔一溝士皆失色遇春翎頂安步出臥營外賊見曰誘我過溝計也竟趨民寨

爲伏兵所破方柴關之戰官兵與叛兵多故舊不肯出力賊衝官兵爲數隊先後敗走遇春僅餘親兵數十據空寨廢垣憑垣罵賊賊大隊數千偪近忽轟然退走及獲賊問之言金甲神壓壘立云同疆七里河之戰與賊隔河衆十倍我謹噪震天遇春下馬席地而坐以安衆心并同叱其長子國柱下馬甫及地隔河已礮碎其鞍矣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上詢及歎爲真福將

嘉慶川陝軍中二楊齊名一謂楊果勇侯芳也籍貴州松桃廳亦自苗疆從軍隸額威勇侯麾下轉戰川陝嘉

慶五年授寧陝鎮總兵三十建節功在南山始以未弁  
充探騎深入敢死歸則賊情地勢手畫口陳洞中機要  
經略諸大戰皆其嚮導之力尤著者四年石笋河之役  
冷天祿餘黨衆逾萬經略令朱射斗繞路邀其前大軍  
尾追其後而芳以九騎前探甫行十餘里遙聞右路炮  
聲馳益近聲益急及至石筍河南岸則萬賊爭渡後逼  
陡阜前臨大河左右無路芳急遣二騎回催大軍而以  
七騎大呼馳下連矢殪其前賊餘皆驚潰赴河陷淺洲  
中三千餘水沒及胸不能進退其先渡北岸者千餘無  
由救應五舟離岸衆賊蟻附舟重每發一矢卽驚覆二  
舟五矢五舟齊覆俄遇春穆克登布軍至則河岸已無



一賊矣。闔軍歡呼曰：七騎掃蕩七千軍，五箭射死五百人。經略大喜，尋由都司擢游擊參將。五年，渭南之役，楊開甲、辛聰、張天倫等賊合趨潼關。經畧遣芳以千騎扼東路，馳至渭南，繞出賊前。賊聞風西折，黎明追至，見馬跡中積水猶潢，知賊去不遠，急馳之。復見蹄凹泥水，猶動，遂轉山灣，則步賊數萬擁塞平川。騎賊千餘殿後，芳率數十騎大呼衝入，矢隨聲發。後至二百騎乘勢蹂躪賊倉卒潰竄，禽斬歸營。遂奏賞誠勇巴圖魯。六年，巴州大平之役，經略大兵方剿辛聰，而分步騎三千令芳剿冉天璜、張天倫、旋禽冉天璜於巴州，進擊張天倫四十賊於太平之小祥壩，騎兵誘賊出林而步兵潛襲其後。

殺賊七百赦其驍銳二百五十餘時敗賊夜奔百餘里  
冒渡紫陽河溺死其半降賊楊老么追及亦渡河衝入  
賊羣盡說降之乃馳擊半聰於南江與經略夾攻斬禽  
二千餘辛聰率千餘賊竄龍池場老林料官兵不能卽  
至方避雨箐內解履燎衣芳督官兵掩至賊倉卒不知  
所措斬俘過半其地則總兵九十所轄也聞芳至蒸羊  
以待芳約俟生禽辛聰會食及禽賊回營果蒸羊甫熟  
七年正月授南山寧陝鎮總兵南山袤延千餘里萬壑  
億箐無際兵魚貫入其中數十賊作千萬賊剿千萬兵  
作數十兵用明亮永保那彥成諸帥追賊入山無不智

勇俱困新設鎮城去五郎廳城十里以鄉勇六千爲新兵專按老林前任總兵劉之仁韓自昌相繼戰死山中官兵千人不及鄉勇六分之一動爲挾制又有通判雒昂鄉勇千餘所至虜掠不屬總兵節制芳積年軍中百戰親卒皆爲經略改隸他將令單騎入山先收服生員伍敏鄉勇二千四百餘得其死力四月撲滅劉允受於孝義廳適經畧大兵追苟文明剿賊至老林四竄無跡搜捕彌月詔書切責芳偵得賊踪以兵六百馳剿之賊散伏箐內山高徑雜草木皆兵芳令每百人爲一隊相距數武每隊旗首挺長矛先入扛二礮護左右銃矢刀矛

繼之前隊敗竄後隊繼進魚貫迭攻人自爲戰賊始潰  
遁經路復遣總兵李應貴副將吳廷剛以兵三千來會  
追至黃官峪口賊屯峪內數里徑窄賊死鬪負嵎莫敢  
撓帳下某弁請護印繞他道芳曰汝恐我陣亡耶下馬  
懷印挺矛先進合軍一呼入峽鏖戰至花石崖遂殲苟  
文明而賊弟苟文潤復糾餘賊一二千竄張果老洞經  
略奏委芳專剿而受成於總督惠齡芳遣楊老么李可  
定探之皆遇伏死乃徒步躡追窮其所向三越太白山  
六月冰雹凍死九卒失足輒陷積雪中山上中下有三  
白祠祠前各有石池積水深十餘丈上池爲斜峪水源

下二池則黑水峪源也。嘗冒暑追賊，面迎日，日射雪薄。暮營山巔，太白祠爨煙起，寒受火，偈夜半，但聞呻吟聲，號痛聲，全軍目腫，黎明魚貫下山，憩數日，始愈。復追至洋縣之大棧溝，搜山八十餘里，便液解渴，深夜殺賊千餘，逃散數百。官兵飢渴一晝夜，始尋徑出華陽，其跋涉之艱如此。凡山賊剽敗所，翦多其羸弱，其丁壯仍以老林爲逃死數，或五七人或三四十人或百餘人，分合不定，加以苟文明餘黨驍悍數百聚，則攻寨散則掠人，勒贖易糧，遇官兵追急，或敗葉掩蹤，或入溪行走，或鳥獸四竄，約會他地，使官兵莫知所向。嘗自華陽追賊數百

入山薄暮少憩雪融泥淥凌晨跡之五里至三岔路口見數百賊足跡在前一賊婦足跡在後更前則杳無去跡又無轉踪遣卒三路探至數十里要隘皆回報無影合軍駭曰賊飛去耶抑化爲異物耶次日右行百里至桃園溝獲賊訊之則前夕賊於三岔路口退步倒行至營前足跡溷亂之處躍泝溪流鑽入密箐而遁其賊踪詭譎復如此七年冬奏報戡定八年散遣鄉勇酌遠近各給銀二三兩以銀五錢收繳長矛衆頗洶洶總兵李應貴鄉勇四百噪於大安驛通判離昂鄉勇四百噪於漢中芳皆隨機撫散而副將吳廷剛鄉勇四百挾道員

朱勳索賞每人至二十金始散於是芳麾下鄉勇三千餘伍敏所率六隊二千四百袁華俊二隊八百亦聞風思衅一日自華陽拔

營將行忽衆矛齊舉遣弁往諭卽倒矛相向諸將皆失色芳放聲大笑不休久之衆矛漸斂芳呼隊首笑向曰何兒戲如此對曰鍋帳未至不願起營芳曰衆誠勞苦暫憩亦無不可然山中無民舍酒食犒賞前行六十里二郎壩可多休數日候齊鍋帳毋違軍令始整隊至二郎壩乃遣人赴前六十里之黃柏園備牛酒犒士次日出街坐胡牀逐傳各旂索倡首者皆曰本旂無之於是逐旂遣去其倡亂二人爲外委馬元魁旂下鄉勇某某

芳早已訪知最後傳此旂詰之對如各族亦如前進行  
惟畱倡亂二人聽差遣俟各旂去遠然後斬之至黃柏  
園出二首級徇於衆衆皆讐服馬元魁者卽伍敏所率  
鄉勇六隊之一也於是芳歸五郎城議盡散遣伍敏六  
隊鄉勇二千四百人并查游民捐賞回籍而馬元魁隊  
首三十餘人復叩轅詭詞求賞冀欲如漢中之數其餘  
五隊觀望俟釁芳從容開導以鎮之聽其竟日跪起飢  
倦以勞之及夕旣退密傳五隊首令其禽獻領功以離  
之繼復乘夜傳令點兵以威之未黎明衆隊首赴轅乞  
哀於是六隊每人加賞銀一兩卽日繳矛散遣而盡畱



其頭目隨後安置月餘散鄉勇二千游民三千其資遣之難復如此初總督惠齡據各路浮稟剿除賊數按經略原交實數屢次入告計山中止應餘賊十餘人而山中所至刼殺或一二百或五七十爲數尙多實不如所奏之數於是 廷旨嚴責惠齡惠齡嚴檄芳四月芳於石板溝搜斬逋賊百餘姑報大局肅清請惠齡撤官兵回任而自請專力搜捕 詔加提督銜分派將士十餘路每路百數人由東而西由南而北逐山逐箐以次排搜芳躬率大隊居中策應六月搜至太白山零匪復奏至三百餘竄出盤屋爲官兵截遏入山八月又增

百餘有

詔嚴責而零匪皆積戰猾賊騰山驀澗無  
不一以當百分軍剿之則不利合軍攻之則先遁嘗偵  
得賊於洋縣之東坪一夜疾馳掩之賊夢中驚起全隊  
裸遁免脫隼逝無一獲者翌日如數百赤身猿猴入山  
寨民無不絕倒沿途斬竹爲矛擄人勒贖不數日衣械  
畢全芳率兵追過漢江賊遁巴山與參贊德楞泰大軍  
展轉鏖拒九年冬始爲楊遇春設伏道士溝夜半殲之  
云初賊過漢江南 詔芳嚴防漢北自西鄉至洵陽  
千餘里上游灘淺冬春水涸易於揭厲前此防漢將帥  
無不獲罪鎮兵二千分派要隘每處不過數名數十名

除分布外親兵僅餘二百沿江兩岸山崖相間更難援  
應乃逐灘揀石堆壩偏水歸槽又創蒺藜刺龍刺窖絆  
索四物散布水中阻賊跣越北岸則創轟天礮繩繫木  
椿屈其  
稍拴竹兜裝石子賊至對萬觔弩巨木遞穿三孔又用  
木三疊爲弓安皮  
岸斬發石能擊百步外弦小車輪扣矢二十用繩繫木椿  
賊至斬繩機發矢出擊二三百步又以竹簍貯石北岸  
爲長垣順流而東工成後沿江督兵訓練鎗礮聞遠近  
賊不敢近九年冬各省大兵皆凱旋而南山中處  
處黑夜殺人多歷年委員所派人役及流落鄉勇假賊  
劫掠乃請於總督那彥成盡撤委員分署州縣以便各  
人安置隨役并通省捐養廉二萬金散遣流民四千餘

派兵分路櫛剔獲八賊於老林赦使鄉導其時楊遇春亦剿淨巴山道士溝之賊於是兩山皆報肅清其盪滌善後之難又如此初寧陝鎮之立也芳以五郎關雖南山適中山凶水惡不宜重鎮請移鎮漢中經略不許所轄新兵數千皆驍悍桀驁十一年固原提督楊遇春入覲移芳署理而以副將楊之震護總兵七月因停扣米折遂有悍卒陳先倫陳達順戕官之變芳率固原兵二百晝夜馳至邠州始知家屬畱鎮署者已於月初爲叛卒蒲大芳等送出石泉遂中途草檄馳諭八月朔始晤方維甸楊遇春於漢中城是時叛兵已破洋縣官兵阻

漲不能援。芳率新兵六百由水路往援石泉。騎賊二百  
跪城下哭訴。芳縋其頭目上城痛撻之。然後宣諭。數其  
罪。許其降。賊立罷。城外關箱之攻。蒲大方遣人密白衆  
皆願降。惟二陳不願。欲由五郎東奔商雒。芳密授計蒲  
大方。令先收衆心。奪帥權。越七日。衆果推蒲大方爲魁。  
奔鎮城東北竄。楊芳率兵六百回鎮。九月鄠縣告急。芳  
出子午各赴援。與城中夾擊。矛貫芳臂。城始獲全。而城  
中終疑新兵不敢納。乃營于城外。賊亦不知爲芳也。力  
攻徹夜。黎明見本鎮旗。始解圍遁。復進追至方柴關。則  
楊遇春軍與護軍統領札克塔爾提督豐紳等以步騎

卽向年與爾等同飢餓處。顙天如得收降。救衆命。願茹素三年。語未畢。聲淚嗚咽。衆皆咷聲。殷山谷。芳曰。旣若是。獨不能爲我禽。陳先倫來耶。卽有四十餘騎。應聲請往。芳率叛目數十。先回大營。俄而陳先倫禽至。初更。陳達順亦禽至。而其黨隊尙數千。洶洶疑懼。芳中夜不寐。復五鼓起。單騎入賊營。索枕寢。鼙聲如雷。日晡。始集叛衆。問曰。爾衆幾何。蒲大方曰。共起事。頭目百四十人。分百四十隊。每隊多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分屯三十里。內外各分地界。以便虜糧。曰。如何調遣。大方曰。行軍視帥旂。臨敵聽礮聲。復出鐵鞭一。曰。此亦同旂祭告者。犯

令擊死無論芳乃索帥旂鐵鞭手自執之蒲大方及其黨神色慘沮芳解佩劍書一令字小旂給大方曰跪聽吾示吾吾既爲主號令斬殺汝不得專吾亦不耐瑣碎有抗玩不遵散遣及飲博虜掠違軍令者悉請示懲之戲曰爾亦一小元帥也較爾衆所舉不更榮耶衆始慰服卽收願歸籍者八百餘送大營資遣有偃蹇側立衆中者芳問何人曰向貴卽衆匪徒之首也立禽送大營斬之夜半忽殺聲四起各頭目領護衛矛手五百齊叱曰主帥在是敢前者斬芳堅卧移時殺聲漸息翌日詰之知前隊及左右兩路步賊因向貴被誅疑懼分竄

禽送大營斬之夜半忽殺虜四起各頭目領矛手五百護衛齊叱曰主帥在是敢前者斬芳堅臥不動翌日詰之知前隊及左右兩路步賊因向貴被誅疑懼分竄芳自率滿大方等追之翌日始截及前隊梟倡首五人宣誓令申約束乃樹紅白二旂令願降者立紅旂下不願降者立白旂下凌晨赴場則紅旂下降衆畢集白旂下無一人乃宣諭隨吾叩謝天恩朝廷恩各三跪九稽首再謝主帥恩三稽首禮畢回視衆面怡然消盡殺氣歎曰禮樂教化之力也乃設局給票給費旬日散遣四千率降兵謁參贊於兩河口令率回鎮而奏中不及



文吏停扣米折之事亦不叙芳招降之功轉以前在鎮時驕待新兵爲其罪

詔嚴責德楞泰縱叛養奸專擅廢法并謫總督倭什布戌烏魯木齊楊芳戌伊犁甫至戌卽賜環蓋功罪是非任事之難復如此

方張格爾之未禽也出沒塞外將軍長齡於五月檄楊遇春楊芳出塞捕之楊遇春赴色勒庫爾芳赴阿賴出塞千餘里皆生布魯特部落連踰五河阿賴距浩罕城僅三站石山童礮薪芻皆缺芳遂致將軍書極言張逆愈遁愈遠孤軍萬難深入諸夷騙賞探報之嗣決不可

信其書一致將軍一寄直隸總督那彥成那彥成進呈  
於是奉班師入塞之旨而芳已於七月五日遇張  
格爾兵二千於塔里克嶺擊敗其衆賊誘我追入險復  
糾約各布魯特萬衆圍六五晝夜斷我後路芳據壘嚴  
拒并分兵擊敗後路以通糧運陣亡滿漢官兵百餘副  
都統安福創幾死步步爲營層層捲撤於二十二日入  
塞回營是役孤軍懸入敵境大戰五晝夜擊散賊衆全  
師而歸自是浩罕布魯特震懾兵威而我降弁譚祿之  
爲賊奸細者復被禽斬浩罕無耳目遂不助逆張格爾  
僅餘數百騎矣故是冬一戰禽諸鐵爾蓋山及十年冬

安集延復入寇圍喀葉兩城芳復以參贊偕 欽差

大臣長齡及都統哈耶阿赴援至則賊已飽颺出塞

而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劾奏阿奇木貝子伊薩

克通逆伊薩克故長齡所保也長齡并以圍城中兵民

捕誅回諜爲罪欲令楊芳逮送阿克蘇審質芳覆書曰

當賊圍孤城官員兵民同顧性命事起倉卒卽守城兵

民情稍可疑亦應立斬倘彼時已剪除伊薩克保全四

城今日何從過問倘使如班第鄂容安之於阿逆慶祥

之於阿布都拉更曷從追咎今伊薩克一家尙賴參贊

容留自應徹底窮究實則寸磔不足蔽辜虛亦止於免

咎若并爲已誅之回追問抵償則是兵民不死於鋒鏑而  
死於逮繫罪抗守孤城之兵民以謝叵測譸張之回  
犯解體寒心何以別功過示懲勸某非爲三千六百餘  
人請性命實爲

國家死守封疆者勸將來也長齡

卒不赴喀城及札隆阿荷校死伊薩克 召入京

羅思舉者嘉慶中以鄉勇殺賊四川起家至節鎮威名  
亞二楊思舉用兵善因險出奇以少破衆長刼營長用  
伏長用間其得名蓋自豐城刼寨始豐城者達州東鄉  
賊王三槐巢穴屯聚數萬矛槊成林官軍莫誰何適賊  
三千出掠將近羅家壩時壩中團勇萬皆鄉民不習戰

臨敵不及五之一。餘皆遠屯數十里。或十餘里。思舉廁其間。獨身遇賊前鋒數百。詭呼曰。數十賊耳。直前搏戰。衆聞賊少。氣倍爭奮。遂敗賊。乃獻俘獲於游擊羅定國。定國使偵賊豐城還報。請率死士夜擣其巢。而伏官兵五百爲外應。夾擊可一舉滅賊。軍中咸狂之。且謂賊間謀思舉憤官兵養賊。乃自請火藥數觔。夜獨往賊寨。深入得矛積火焉。風烈火熾。賊黑夜自相蹂殺。譟震天。奪路走。顛崖踏死無算。思舉乘亂跳身還。以無官軍邀擊。故賊得盡奔南壩場。弃器械牲畜。畝山積。是役以一夫走賊數萬名。震川東鄉。勇從之者如歸市。於是自成一

隊號羅家軍。屢殺賊。而某弁者。冒其功受賞。益甚。思舉  
譖諸官。奪其器械。散其旅。會四川總督英善聞之。給七  
品軍功頂戴。檄隸副都統。佛住於東鄉。時嘉慶元年十  
月。思舉年三十有三矣。時川賊最彊者。川北則羅其清。  
冉文儔。川東則徐天德。王三槐。適徐王二賊合。窺東鄉。  
屯城河對山。佛住恃烏合鄉勇數萬爲援。惟扼河守。思  
舉白佛住曰。偷渡不可防也。賊方張。請濬濠設柵。增城  
垣。備積石以守。不聽。思舉策其必敗。遂赴知縣劉清軍。  
於方山坪。羅其清素德劉清。清欲招降之。無敢隨往者。  
思舉請行。遂同入賊營。慷慨說賊。賊諾降。次日復持檄。

往賊以思舉同姓畱飲。歎我軍虛實。思舉知賊無降意。詭詞回營。則空無一兵。蓋劉清聞賊陷東鄉。害都統恐二賊合攻。已拔營宵遁矣。賊亦探官軍去。急遣百餘騎襲而追思舉。會晨大霧。免於是。徐王二賊分據石子坪。香爐坪。衆各萬。思舉復請夜襲香爐坪。賊巢而伏精兵外應。參贊德楞泰許之。梯緣絕壁而上。伏火藥十餘處。會大雨不遂。翼日賊覺。遂弃寨宵遁。自是以藍翎千總常將鄉勇分道爲奇兵。與川東官軍犄角。二年屢破賊。

於冉家壩于東卿之莪城山徐王賊勢已衰僅數千走  
雲陽與白崖山陳家山二賊合思舉以鄉勇繞開縣出  
其前途獲賊謀知王三槐遣約陳家山新起賊合拒官  
兵卽冒所獲賊白旂夜馳抵陳家山聲言白號賊至賊  
四百魚貫下山迎思舉坐壘門令能誦邪教者釋械入  
後營見老師傅悉誅之賊至死號呼稱我實白蓮教非  
紅兵蓋呼官兵爲紅兵也賊首張長庚方屯山上望覺  
奔遁出兵撿擊殲禽四千人釋其不能誦邪教者二三



千雲陽新起賊一舉除宜綿奏補夔州左營千總思舉戰功上聞始此三年勒保誘執王三槐於雲陽餘黨冷天祿猶負岫安樂坪大兵環攻三月不下思舉復請刦賊寨梯絕壁上守柵賊恃險酣寢盡刃之縋引死士千餘入其三柵乃縱火深巢昏黑橫突萬衆中將明殿旅出寨大呼曰吾豐城刦寨羅思舉也賊膽落潰圍走官兵邀斬無算旋爲額勒登保所殲川東賊由此不振會德楞泰圍川北羅冉二賊於大鵬寨三月不能破復檄思舉問計思舉請先相地勢三晝夜周囑畢復命曰賊各隘皆壘石嚴守惟山後懸削數十餘丈賊必恃險請

絙巨竹數十爲長梯每尺間以踏繩倚諸絕壁而兩面  
以人持其長維官兵日夜攻其前使不暇他顧則可乘  
間擣也許之乃從死士四十各爲暗號攜火彈宵攀而  
上官軍望火起萬礮齊逼惟畱一路以縱賊賊夢中起  
昏黑相殺爭墜死無算其由一缺逃死者均爲伏兵所  
殲其殪賊五千俘七千而四十人無一傷者德楞泰計  
賊必遁回方山坪舊巢使總兵朱射斗以兵三千據其  
寨而思舉伏鄉勇千餘於隘薄暮賊果至伏兵格之賊  
突奔山上復爲官兵壓擊圍斬幾盡次日搜獲羅其清  
於山硎奏擢守備川北賊自此不東擾復追冉文儔苟

文明解大川等於開縣苗兒寨賊防思舉刼營預伏爲  
備是夜果陷伏中幾死潛積尸下以免四年隨參贊德  
楞泰剿冉天元于川西之青龍口官兵分五隊思舉領  
右隊鄉勇賊據險鏖鬪竟日不決乃夜選壯士百人繞  
山後深箐壓襲其營賊大亂官軍乘之大敗賊賊走江  
油馬蹄岡官兵數路追之思舉領左路先驅深入過賊  
七伏始獲賊謀知已陷伏中問賊各攜毛竹牌夾濕絮  
以禦矢銃乃急令兵多拾雹石未里許伏果起官軍矢  
銃不能制各路皆敗惟左路亂石雨擊賊皆棄竹牌反  
走絆蹶滿路追斬千餘而參贊正兵已爲伏賊所敗參

贊率數十騎上山下馬引滿賊千矛競攢咫尺相及參贊自引滿射冉天元馬禽之思舉率死士數十亦奄至大呼馳下山石皆震遂反敗爲勝思舉冒所獲賊旗以追賊復殲賊首雷士王於新市場進攻火燒寨崖周環如堞賊伏堞中矢銃不入欲俟我矢硝盡而乘我乃令軍士皆仰空射矢雨其寨賊譟亂遂蛾傳乘之賊奪隘奔潰自是不敢迎戰望風其遁復渡嘉陵江而東矣時勒保復以六品領隊大臣來川德楞泰令思舉隨勒保屯定遠防嘉陵江會七十五以都司桂涵新敗於鄰水奪其所領鄉勇以予思舉而桂涵亦畏賊猖獗且患七

干五死戰恒欲隨勒保自是遂與思舉分路思舉隨七十五夾破張士龍於通江兩河口復破斬王士虎於巴州皆禽馘千計擢游擊賜號蘇爾方阿巴圖魯會陝賊入川連敗薛大烈桂涵兵於開縣思舉隨七十五赴之請分兵間道繞出賊後七十五以路險不許徑擣當加灣而思舉潛用鄉導趨後路適賊已摧提督軍恃勝不設備鄉勇乘後山突潰之逐北二十里當山隘有巨堦深不測左右兩岸賊被追急陷其中者千餘禽斬數千俘賊首向八並奪回薛大烈敗軍所失騾馬旂械無算時提督七十五已劾思舉違節制至是乃大喜過望追

回其効云。自是隨七十五轉戰川陝湖老林間。賊無定勢。兵無定向。其在房竹間。缺糧七日。煮馬韉皮啗賊肉。以追賊。視前戰川東北時尤艱苦。復偏賊苟文明等自湖北入川。由大寧太平出山。向通江巴州。時鄉勇半載未領糧餉。衣狗皮躡草屨。人皆呼曰丐兵。及戰勝。則笑曰。丐兵破賊。至是追賊過達州。六日補領兵餉。士氣始飽。會七十五以事被逮。思舉檄赴參贊軍。而川北賊張天倫。魏學勝。焚掠儀隴。屢敗總兵田朝貴。七年正月。勒保檄思舉往援。賊狃田朝貴易與。專蹈其瑕。思舉乃繞道還冒田總兵旗。賊望見爭趨之。爲我軍所破。而他鄉

勇冒思舉八卦旗者賊望見輒反走後大破賊於東鄉  
斬張天倫魏學勝勒保奏加田朝貴提督銜而思舉復  
創甚回東鄉副將褚大榮參將周廷翰皆以軍中私婦  
女奪職從思舉借健卒二十以禽劉朝選反謫其卒於  
勒保而械治之又破齊國點於通江總兵王兆夢先敗  
鍋帳皆被虜乃向思舉營鄉勇買賊數十報功大帥又  
與總兵羅聲臯禽張簡羅道榮於巴州勒保復以功予  
知順慶府趙乘淵加道銜賈孔雀劖劇賊熊入者曾

害提督穆克登布於南江動以伏陷官兵奉  
旨嚴

捕解京者也思舉俘諸太平之仙女寺并獲穆克登布  
所佩銅佛洋表經畧額勒登保大喜設提督位而磔祭  
之然勒保已先奏參將陳弼於大寧斬熊八矣如不能  
復奏何八年秋三省肅清惟南山餘孽未盡川陝官兵  
各按各境奏以寧陝鎮總兵楊芳專按陝賊而思舉以  
太平協副將專按川賊深窮太平大寧開縣通江各萬  
山中無險不繼多間諜鄉導以賊攻賊獻馘必審真偽



生禽始受購賞。又二載始靖餘孽。故名與二楊相亞云。  
而十年七月。復有陝西寧陝鎮兵之變。思舉聞變。欲以  
太平協兵千餘。裹糧疾趨。擒其不意。而署太平同知袁  
詩秀。以越境不肯備餉。阻其行。後賊破洋縣。遂脅從數  
千。德楞泰至。調兵萬餘剿之。及楊遇春。楊芳。招降其衆。  
德楞泰盡釋歸伍。不戮一人。思舉諫曰。兵而叛。叛而殺。  
將破城破官軍。亂無大此者。反得賞焉。是賞叛也。人且  
謂作兵不如作賊。是勸叛也。何以懲後。請伏兵盡坑首  
逆二百餘。以申國法。已後亂。德楞泰是其議。翼日諸將

皆不可反切責思舉奏上果奉

嚴旨盡降黜諸將

自是川陝兵果數叛明年西鄉瓦石坪營兵變思舉念商文員必以越境相阻乃急選兵三百以其半扼竹峪關而自率其半三晝夜馳至西鄉賊偵知軍至卽大出迎拒時兵少且疲未食乃據山多張幟爲疑兵大罵不與戰俟二更下山襲之則賊已遁回巢黎明距賊五里募食而副將祝廷彪遣卒來言已赴賊營招撫約勿擊思舉陽諾而疾馳壓其壘賊傾壘出且罵且前我士怒乘高雨石奮擊每卒皆長驅數十賊遂追入巴山與陝兵合蹙之乃出山乞命思舉不報勒保而送德楞泰營

盡誅之祝廷彪自賊營遁出伏地請罪思舉與合詞報捷俱加總兵銜是役微思舉神速賊幾再滋蔓由五郎兵變姑息致此云思舉爲副將六歲十六年署川北鎮總兵十八年擢重慶鎮總兵二十年川西徼外中瞻對番酋洛布七力叛松潘鎮總兵羅聲臯討之酋詣軍請降卽釋歸巢班師 上以聲臯專擅遣戍 命思

舉進剿由達箭爐趨中瞻對河東與河西番寨對壘萬山夾水湍洶不可以舟其達根橋已燬於賊乃潛遣精兵三千由上瞻對八十里之密波橋宵濟直擣其巢分

扼上下瞻對要礮數十處使我兵可進退而盡禽其潛  
出約援之賊雲梯仰攻捍盾俯進皆爲銃石所拒伺其  
石盡惟餘火銃能及遠不能及下乃選死士衣綿甲俯  
掘寨而實硝轟之四寨齊陷烈與燿金川等道光十一  
年 命剿湖南永州江華瑤起金龍別詳湖粵平  
記思舉爲總兵提督也官俸外不名一錢終日練兵如  
臨大敵重慶至巫山大江剽掠日聞思舉至千里肅然  
然奇功皆在未建節鉞時軍中號曰羅必勝言晦夜劫  
營必勝崖溝間道必勝冒旂誘敵必勝也江華小捷懋

賞世封天以追酬川陝百戰之勞云魏源曰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蓋莫知所自來及爲副將自檄川陝湖北各州縣銷積案數十云所捕劇盜羅某今已爲國宣力其母復株連世始知其所自來云世多以思舉與四川提督桂涵齊名謂出身功名畧等源嘗以質楊果勇侯芳芳少許可顧獨賢思舉曰涵特以鄉勇擊小賊視薛大烈田朝貴輩彼善於此耳豈思舉烈丈夫比思舉之不屑依附總督以速貴而甘從提督血戰冒萬死也其生平豈桂涵比今兩江總督陶尙書潯備兵川東與思舉同城一日酒酣袒身相示自戰創班班外爲親封

股痕七左股四右股三世不知思舉乃以槩馬叱咤豪  
思舉也

嘉慶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北草  
草奏截定月給降苗鹽糧銀碼糜之而苗氣愈惡藉口  
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二廳地巡撫姜  
晟至倡以苗爲民之議議盡應其求時鳳凰廳治鎮筸  
當苗衝同知傅鼎有文武材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  
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圍其  
丁壯而礮其要害十餘礮則堡之年餘倚角漸密苗妨  
出沒遂死力攻阻礮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

之法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亘山澗哨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礮堡相其宜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彊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二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縣開邊費罪又兵備道田瀨者阿大吏意咨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算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疆何嘗底定之

馬詔

責巡撫姜晟嚴獲首賊熊爲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  
年礮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霧潛  
出沒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  
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守左右營黑苗最  
患邊適謀晒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擣燬其  
巢復回要伏苟番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  
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而七百餘里其西南二百餘  
里之貴州邊尙未修備故石硯苗復思狡逞燬十四寨  
並附近湖南苗以叛藉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  
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歸還楚界伊桑阿遂



以招撫勘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集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肅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奪隘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哺礮破之追逼其寨曉苗方迎死戰卽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爲守隘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琅玕奏楚兵功最并仿湖南法建砌堡守之而

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爲新巡撫初彭齡所劾伏法爾遂  
奉旨總理邊務爾以永綏孤懸苗巢形如釜底自  
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卽苗地有三難二可慮議遷  
城花園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難其移爾乃請於貴州  
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於是總督琅玕  
亦奏移駐是七年九月廳旣移出羣苗爭占舊城彌月  
槍礮聞黔境爾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忽遠近苗大集  
爾急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如雨驟爾按兵不動徐  
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偪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  
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剿矣

初永綏以廳城孤懸掣肘從未深搗其巢及是果抗繳械阻丈田於是石宗四等糾數千苗復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首敗之方都河連燒六寨乘勝窮追宿陽孟岡五鼓苗苗突至四面譟攻時我兵火藥少後路已絕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硝皆濕槍凍比曉我兵刀槩並前人自爲戰塵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禽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剿破口漏魚補拙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卽戕良苗故竄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

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山驚服。納兵恐後。羅拜犒迎。貴州吏未能行令於黔苗。乞贖并檄黔寨勒繳槍械。震疊罔抗。邊境銷兵。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殲則偵諜聞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絀。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鵬勛法。殲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迫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

數千則又其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長奧壑重巖足仄目悸獸蹠猱騰如騫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窾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纏藥無重衣裝耐飢渴耐暑寒此三長也繇因苗地用苗技先糞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備擊仰攻臨敵亦不方陣進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火器甫發冒烟豕突因兼習藤牌刀法狹路相逢則短兵接戰復以趨捷勝每戰還必嚴汰不但趨迺者去貪掠者去卽徒勇而

味機宜。味號令者亦去。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餽養  
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貨貨載。  
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  
仇。而鄉兵旣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家。是以  
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綏苗事聞。

詔各省督撫提鎮

以肅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  
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壘。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  
之。庶後籌邊君子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  
錯舉。皆於十年藏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  
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令獨

載鼎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  
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礮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  
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  
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坪保靖五廳縣犬牙  
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  
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殫竭心籌之無出礮堡爲  
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  
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  
薪燼焰熄隄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糜帑  
金七百餘萬

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

勇不得不散則礪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目圖  
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  
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  
遠近礪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礪堡八百需丁四  
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礪堡  
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礪堡四十餘  
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礪堡  
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礪堡百餘留  
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  
成圈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偪處非礪堡無以



固碕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  
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藩亦樂  
損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則其親族而  
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  
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  
爲盜賊爲無賴付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  
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  
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闕則又  
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  
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賞以

葺繕以調卹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  
兵勒出別屯於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  
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  
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  
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硲躬耕者其訓練與  
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  
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兵曰毋擅  
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  
毋挾槍矛尋睚眦以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  
同考試嗚呼其亦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尙書廣泗改

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畧督撫之權行之  
故帖帖無異議鼎區區守土吏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  
事大府不掣肘卽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  
其難卽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  
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  
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 詔曰

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傅鼎專司  
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修置礮堡千有餘  
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  
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勤墾化導設書院

六義學百楚苗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  
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  
未識其人尙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  
識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  
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  
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  
赴苗疆慰邊人思肅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門一木甌  
訴者投滿其中夜歸倒出閱之黎明升堂剖決盡兵民  
以事至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  
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

年復入覲

天子方將擢肅巡撫湖南而六月卒於

官事聞

震悼

贈巡撫

賜祭葬

敕祀

名宦祠並許苗疆專祠嗚呼捍大災禦大患有大功德於民者矣肅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狀嗣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招源纂屯防志鳳凰廳志故知肅戰功特悉魏源曰方肅之恭於大吏以倚毗也則鎮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數萬金畀之故肅得以秦苗者賊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礮設險之利肅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娶妾遺孤仵傭不給而議肅者至今閭閻焉呼北山勞

大夫所爲太息也

桂涵者與羅思舉皆東鄉人膽智趨捷不治生產橫行鄉里屢觸禁網遂不知所之時或見於人家屋瓦上及幽崑邃洞荒寺敗舍間足嘗裹鐵沙數十斤蓬頭敝視行千里外聞川楚軍興官募義勇皆來歸各起鄉兵以拒賊時蹈賊瑕或昏夜獨入賊營往返數四賊來報復輒遠颺已復左右擾之往往數十騎走賊萬衆由是兩路義旅遂爲川東北最涵初與其父桂天聰率族黨起義屯鐘子山萬賊來攻涵率壯士數十伏隘大呼躍出賊辟易走又嘗從官戰潰涵率其伍伏林莽伺賊過反

擊其後轉大勝暮營山上徧熾草樹爲號賊知涵兵少張虛勢夜半襲之則空營忽鼓譟伏四起賊不測反走歸路已爲木石塞斷大潰天明仍不見一卒其權奇多類此嘉慶三年三月從總兵朱射斗攻徐王二賊於金莪寺垂破擲火觸柵倒蕤硝桶盡轟驍賊乘勢出突官兵且戰且退至山半被圍數重涵率寨勇據山旁二洞乘賊與官兵戰出截其尾襲其巢賊始潰退回攻二洞積柴巖下熏之洞中扇以風板煙焰四散賊掘山溝灌洞洞中開竇渴之又兩山築望樓賊諜來探者輒銃斃之賊患寨勇與官兵犄角遂移屯重石子香爐坪朱射

斗躡其後。涵及思舉各伏鄉勇伺賊渡溪河。突出扼擊之。賊自相蹂躪。溪爲不流。五月官兵追香爐坪賊而西。時達州東鄉太平新寧民被賊焚掠。圖報復者。聞之爭挾矛矢來追。及賊淨土庵德楞泰明亮穆克登阿朱射斗四軍扼其四面。賊攻朱射斗營。自晨至午。營垂破。忽鄉勇四山蠶擁而出。不知其數。各標樹葉爲號。涵及思舉倡先陷陣。呼聲震山谷。賊寨火藥忽發。煙塵漲天。勢土崩尸積。數丈斬教首孫士鳳。官兵又礮擊其竄。賊賊縊林中。相望樹爲之折。明年林木皆爲屍氣蒸死。自賊起以來。無此大創。餘賊二三千北走太平。泥沒頂腫。



無復人形沿途寨民爭擊東西鼠竄蜀賊莫猖於徐王  
至是大蹙使非湖北齊王氏姚之富等相繼入川則不  
再戰而殄矣十二月涵捷老鵠嘴擢越肅守備四年二  
月副都統德楞泰敗徐天德於長壽之雲臺鋪賊夜劫  
營不動次日整兵酣戰參贊額勒登保賽沖阿引勁騎  
橫衝之賊大潰追及平井鋪賊詭令婦女肆酒食以待  
追兵前隊至正饑渴就飲食爲伏賊所害涵及思舉領  
鄉勇至敗之又轉戰及聞縣之白橋賊伏騎橋左右而  
整衆橋東以待德楞泰望之曰是有伏令涵思舉出其  
左他將出其右白率中隊馳之賊大北五年閏五月涵

從阿哈保等追高馬二賊於龍安分營兩山左右涵率鄉勇百人馳之賊辟易官兵不繼進賊回攻兩山軍軍潰入林會暮微雨賊退涵集潰卒從林中突出截之賊疑中伏亦大潰初四年奉

旨招撫脅從罔治而賊

探騎所至揭去膽黃解散無幾至是桂涵從朱射斗敗王光祖于雲陽降出數千人涵獲賊首李甲縱歸賊營復招出其黨數百降于巴州列械前行于是降者日至明年涵又使李甲分遣其黨歸諭各賊而沿途民寨屢被賊給疑爲間諜阻其行卒不得達自後桂涵從薛大烈阿哈保等別屬勒保始與羅思舉分路六年正月殲

李顯必于店子河九月追賊。塾江索倫兵矢無虛發。賊懼。僞降而夜走。鄰水大竹涵言賊窮且死。圖難夾勝負。賊數日內必趨達州。請先往伏兵衛家溝。蓐食待戰。賊果至。伏兵突起。與大兵夾殲之。十一月涵以游擊隨薛大烈追李彬。冉天士等賊於通江。至小中河。天大雪。賊謂官軍必不出。酣歌不爲備。涵領鄉勇冒雪宵進。官軍不得已隨之。四鼓抵賊壘。賊巡柝者畏寒皆縮伏帳中。黎明四面乘之。賊望平曠奔軼。遇索倫勁騎無一免者。七年六月涵以參將追徐天德至絲羅彌。垂獲而左右寨民不辨疑官兵爲賊。截其追路。適總兵田朝貴伏兵

於前徐天德誤奔入涵至夾攻獲焉大抵賊將至輒以探騎先一騎被殺則他騎皆反報大隊先遁或預備以待涵每伏勁卒俟其探騎過則全殲之而突衝其大隊每獲奇捷自後轉戰開縣新寧太平大竹東鄉長壽忠州鄰水江北廳斬獲二三千皆殘敗之賊無大戰故不具書其戰江北廳也軍方勝於秦羅坪夜犒賞酣飲賊突出老林大呼倡壘衆皆失措涵堅壁不動比曉逐之斬其渠而還其富河場之捷獲賊數百檻送長壽縣方殘破無監獄繫諸鼓樓三更乘守兵睡熟羣破械焚殺涵聞夜馳二百里一鼓禽之其在雲陽適經畧追苟文

明餘黨至太平大軍尙未至賊營山上燎薪禦寒涵率數十卒夜至使半伏河岸半襲山上賊驚潰爭跳崖下岸兵騰躍斬之如刺飛禽軍中語曰戰莫樂崖下斫八年五月經畧參贊會兵三省之交分兵搜捕老林路險餉艱且皆百戰猾賊涵及思舉夜襲賊於太平之望鄉臺賊先有備分隊出我陣後鏖戰竟夜月斜衆星亂墜兵與賊俱潰涵思舉收軍犒士約翌日決破賊比曉賊已入陣突鬪聲振山谷兵賊皆力盡乃退九年正月賊復闖入老林官兵鑿山伐木通道山谷巖絕軍不成隊糧不濟飢軍中語曰鬪莫苦穴中鼠九月涵以副將從

經畧參贊圍餘匪於太平之火燒梁山峻無路涵曰守此相持雖數月如賊何山下小溪通寨後民硎賊圍久必出劫硎糧宜以步兵繞伏山後大帥從之皆棄騎步行竟日始出賊背賊果佯拒山前而驍銳千餘潛劫民硎官兵爲偃月陣繞之殺傷相當諸將以此次不滅賊將更滋蔓皆死戰不退半日竟殲之于是前山拒守者皆膽落不日殄盡川陝肅清十年十二月綏定府復有新兵之變初寧陝叛兵招撫後士驕甚流言無忌有綏定營兵陳得先等中途以借餉圍脅營弁羅思舉策其歸必變密札綏定守備王國雄令遣悍卒因事過太平

欲便宜誅之王國雄以已非太平屬置不答及是果爭  
餉激變國雄及兵備道嚴世鉉知府王世濤皆踰城遁  
知縣余永寧朝服升堂諭賊使出城受約束而募勇守  
城桂涵率親兵百人馳至合鄉勇一鼓禽斬之桂涵以  
川北鎮總兵至四川提督道光十年卒川楚之役剿內  
地亂民故多川鄉勇自文吏劉清外莫著於羅桂二將  
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一勇有焉